

/ 廖 奔

“一带一路”与丝路文艺



陆青摄

◆廖奔：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丝路起源于陕西、三秦尤其是关中地区。关中大地是我们中华民族皇天后土最深厚的地方，它不仅出青铜器、出陶罐、出兵马俑，还出文学。博大的汉赋，辉煌的唐诗，近现代有粗犷的秦腔，延安评剧院推出了第一部改革京剧《逼上梁山》，还有特色民歌——信天游，它的乳汁哺育了现代最好的诗人李季、贺敬之。当然，

这里的土风民俗也养育了现当代最有成就的小说家，柳青在它的厚土上创业，路遥在它的氛围里体验人生，新时期并出现一支扎根黄土的文学陕军，白鹿原上走出陈忠实，商洛山里走出贾平凹。

我们知道，丝绸之路有陆路、海路两条。最早是陆路，就是周秦汉时期的西域之路，那时主要是运送丝绸，所以叫做丝绸之路，因为那时西方把蚕丝叫赛里斯（拉丁文：Seres），所以中国最早的译名不叫China，而是赛里斯。China是指瓷器，运送瓷器是汉唐以后的事情了。陆路运输瓷器太繁重，于是又开辟了海上通道，瓷器通过海上运输占据了欧洲十六世纪以后几百年的市场，中国就叫China了。所以说，影响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长远的不是海上通道，而是西域陆路。所以这条路不叫陶瓷之路而叫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形成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打开。最早的文化交流总是宗教先行。我们知道汉唐许多西方宗教派别从陆路传到中国，先是东汉末的佛教，后凉时候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国，一生翻译佛经94部425卷。后来人们不满足于这些经书，于是有东晋法显、唐玄奘的西天取经。法显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历时14年而归国。唐僧于贞观元年始，历时十七年，西行五万里，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遍学大小乘各种学说，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唐代又有景教、明教、犹太教等东来长安。景教是基督教的东方亚述教派，今天西安碑

林有唐建中二年(781年)在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马可波罗说，元代北京、大同、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明教即摩尼教，北宋末方腊就是利用明教而鼓动浙西农民起义的。犹太教，开封犹太人宋代迁入汴京时带入，今天还有教堂，但早在公元76年罗马皇帝提图斯攻占耶路撒冷后，犹太人四散奔逃，就有一支经由波斯迁入中国。至于16世纪利玛窦开始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则是海路过来的了。各种西来宗教都在中国生根立足，充分说明了汉文化的融合本性。丝绸之路又成为最大的民族融合地带。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五代宋的回鹘，都融合到了一起。所以我们今天陕西和北方的汉族，都很难说清楚是否纯种了。

丝绸之路如此重要，所以汉唐历代只要有了实力就会努力经营。汉武帝雄才大略，任用卫青、霍去病深入朔漠攻击匈奴，尽管在历史上留下穷兵黩武的骂名，却建立起了汉人最大的版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和罗马帝国对峙的二元世界。皇帝的概念即由此而来，欧洲公国的领袖只是国王，而凯撒、汉武帝、成吉思汗则是大帝。所以1793年英国使臣马噶尔尼谒见乾隆皇帝就遭到了大皇帝

对国王的轻视。唐代版图一直延伸到了中亚，安西都护府的统辖区域触到了波斯。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频繁。汉朝就有罗马魔术师和杂剧演员来长安表演，中国的狮子也是那时从安息(伊朗)进来的，后来成了汉族建筑大门外的守卫者。唐代西域乐舞涌入中原，天竺、安国、康国、疏勒、龟兹等国乐舞都在唐朝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佛曲的东传以及梵剧的东进，影响了中国戏曲在五代、宋朝时期的成熟。

虽然中国对西域的经营从来不乏武力陪行，伴随着丝绸之路看得到长城的一路绵延，一直延伸到阳关。但是对中国的真正威胁恰恰来自反方，是没有修砌长城的海岸线上来了西方势力的坚船利炮，他们用鼻子嗅着瓷器之路一路追寻财富而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衰败。明清两朝感觉到威胁，于是实行海禁，对付不好对付的敌人只好采取鸵鸟政策。近代的全球分割不是陆地的延伸了，而是从海上包抄，所以今天航空母舰重要。现代中国的对外交流口岸是上海、广州、香港，而西域则被历史长久地忽视了。

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区域发展成为当下敏感而又重要的话题。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主义”，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

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的崛起及在 21 世纪取代了 90 年代亚洲四小龙成为区域发展龙头，日益挑战旧有秩序，引起美国的警惕与联合周边势力进行封锁和压制。西域则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眼下中国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而周边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上升，都希望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这些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立足点。而以往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天平上处于偏远荒凉不利地位的西域，可以很容易地被今天的交通、科技和通讯条件克服，中国的高铁一夜之间拉近了世界的地面距离有目共睹。丝绸陆路经济带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他们还有着与我们的共同历史情感，例如土耳其和以色列。土耳其历史也曾经辉煌，奥斯曼帝国战胜了罗马帝国，近代也有一个据认为和毛泽东一样的领袖人物阿塔土克带领人民赶走帝国主义而独立。新疆文联阿扎提·苏里坦主席和我一起出访土耳其，说那里的许多词语他都能听懂，许多农具、家具、玩具都和新疆的一样。以色列的犹太人是知道感恩的民族，他们二战纪念馆里种有中国林，用以感恩上海、哈尔滨对犹太人的救助，听说我们是中国人就十分惊喜。这成为我们有效突破海上封锁、另辟蹊径掘路前行的井喷口。

总之，我们与区域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共建西域，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它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